

时光

河流的表达方式

◇朱敏(宁夏银川)

去临河镇采风,又见到黄河。泥沙滚滚,流速迅急,不时地翻涌着硕大的浪花。宁夏七八月的黄河段好像一直如此。之前每年暑假回老家,坐在黄河岸边,铺展在眼前的黄河像是一条橙黄色的巨龙,蜿蜒扭转着身子,由西向东,奔流而去。

在宁夏,好像再没有比黄河更能抚慰孤独惆怅情绪的风景了。春之青,夏之浊,秋之翠,冬之白,以四季颜色的变化更迭着时间的滑轮,而我们,都是滑轮之下的尘埃,无论怀着怎样的心情,都被一一掠过。

我在黄河岸边长大。在未见到黄河之前先听到黄河。三四岁有了懵懂记忆,坐在院子里听外婆和邻居聊天,说谁谁谁家的孩子糟了(死了),才不到一岁,家里的二叔把孩子漂黄河里了。我问外婆,为什么要扔到黄河里,外婆说,黄河水能带到很远的地方。小孩子什么都不懂,唯独想象力发达,经常陷入一种恐惧。

五六岁跟着母亲回黄河对岸的自己家,第一次见到黄河,大概是秋天,蹲在岸边的鹅卵石上等羊皮筏子。双手拄着下巴,呆呆地看黄河,那么宽阔,那么奔涌,黄河的对岸仿佛是天尽头。我想到了死去的孩子,不敢过黄河了,呜呜呜呜地哭,又不敢让母亲看见,在羊皮筏子划过来前,偷偷抹掉眼泪。

蹲在羊皮筏子上,黄河水一浪一浪地涌上来,漫湿了我的塑料凉鞋,漫湿了我的粉色尼龙袜子,漫湿了我的记忆。

等过了黄河回头看,我仿佛从天的一边渡到了另一边,真是奇迹。后来我们坐渡轮,渡轮好一些,没那么恐惧,但晕船。我每次上船,母亲都让我紧紧闭着眼睛,把我拉在怀里,只听到突突突的柴油发动机的声音。再后来,有了黄河大桥,我们一遍遍地从桥这头走到桥那头,从“六一”儿童节走到生日,从中考走到高考,从初恋走到结婚,从孩子走到为人母。县城太小,无处可游玩,仿佛所有重要的日子都要在桥上桥下度过,眼里看的是黄河,心里的思绪却是千千结。

我在黄河岸边看过朝阳,也送过落日,开心大笑过,也默默流过泪。人生悲欢,仿佛都被这条河流看在眼里,而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,这样算下来,这条河流承载着我们多少情感的负重啊。我们用欢喜、悲伤、愤怒表达我们的情绪,河流呢,她会怎样?那些浪花可能就是她的表达,那些流速可能就是她的表达,那些四季分明的水流颜色可能就是她的表达。无论如何,她最终带着我们心中无法向外人道的所有希冀和痛苦流归大海,这是她对我们活在这人世无限悲悯的慈悲。



秋语。摄影 精靈

随感

留一些缺憾

◇苏笑俐(江苏苏州)

有一位朋友近期在学书法,学的是隶书,临摹的是《曹全碑》。

我从未接触过隶书,只在电脑字体中看到过扁方的电子隶书,觉得隶书是集端正和扁平为一体的。我对年轻优雅的朋友学习隶书格外好奇。朋友告诉我,那看起来扁粗的隶书,其实是一种形式,是毅力与耐心的结合,对于学得通透的人,不但有其横竖曲折的优雅魅力,还能激发出人的韧劲。

她还说:“书法和悟性一样,表面是已经固化的形式,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在其中写出自己。你不觉得,在另一种形式中遇见自己,是很美妙的事情吗?”

想想也是,我们经常沉浸在吃饱喝足、上班下班、生老病死的日常中,反而忽略了照看自己的内心。原来书法也是找寻自己的事,顿悟人生的过程。找寻自己就如王阳明悟出“心即理”,或牛顿在苹果树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,或是梵高在麦田中画出系列名画……什么事情到了发现真谛的结果,就被大家看成很神圣的事情。

朋友说起了她学书法获益良多的一件事。她说:“刚学书法时,老师教怎么写,我们就怎么临摹。过一阵之后,发现老师在点评每位学员的时候,他都能看出每个人的书写状态,有的人横写得太僵,需要变得柔软一点;有的人写得太柔弱,是在‘画’字,心里有害怕,需要勇敢一点。每个人在缺憾的书法中遇见自己,这才是书法的魅力。”

是啊,那些看似普通的笔触,实则是人性真实的流露。不同的生命,让各自的作品成为了独特的艺术品。林清玄曾说过,留一些缺憾、有一点理想不能完成,永远留下一丝丝不足才是美的呀。有缺憾的书法美,是书写在笔锋的回转中对自我的探索,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。

四季

父亲的白露

◇葛亚夫(安徽蒙城)

父亲的小院里,月亮也是一艘船,蹙着蛾眉,泊在西墙。骑在墙上的眉豆,一身珠光露水,每片叶子都波光粼粼,闪烁着一个节气:白露。

曾经,我不懂节气,就像对父亲一样无动于衷。那时,父亲还年轻,攀着节气,在一茬茬庄稼间健步如飞。他走得很快,把我远远甩在身后,只留下一个背影,构成我最初遥望的风景。父亲荷锄而立的姿势,宛如指针,标识着四时的节气,以及荣华与衰落的更迭。

时光与父亲背道而驰,我与父亲渐行渐远。我在《诗经》里肝肠寸断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我想的不是家乡的芦荻,不是父亲,更不是他的白露。我想的只是一个白露一样晶莹剔透的女孩,以及一场荻花般浩荡的爱情。

一直,我都像父亲,把我的世界经营得很好。爱情也有节奏和节气,播种,施肥,灌溉,锄草,收获……我忘记了,如果爱情也是庄稼,那也要一茬接一茬。而我,竟想一劳永逸,只种一茬,就想收获一辈子。但那年,我弄丢了爱人。

万念俱灰,我回到家。我大了,父亲老了,我们之间,岁月用一茬茬庄稼,推搡着。父亲什么都没问,我什么都没说。不知何时,沉默成为我们默认的交流。父亲依然早出晚归,用肥沃的时光,哺育他的庄稼。只是,他再没能把我落下,甚至,他开始撵不上我了。

立秋,白露,庄稼随节气褪绿着黄,父亲的神态也日益温柔、宁静。“七月流火,八月萑苇”,“九月叔苴”,“十月获稻”……在

乡下,一切都这么按部就班,有来有往,迎來送往。

一场雨涂改了一切。父亲望着伏地的玉米说:玉米倒了还可以种萝卜、白菜,垄里套种小麦,照样不会错过一季子。没有啥是死(一成不变)的,因为人是活的!只要别让地空着,总归会有收获。

我哑然。一点情感的挫折,我的“地”就荒芜了。“白露高粱秋分豆”,这个秋天,我颗粒无收,除了一张高粱般的脸,羞愧地站在年华跟前。“白露为霜”,像父亲接受一场雨的突袭,我接受了“在水一方”。爱情是人生的白露,我已错过一个节气,不能再错过一季庄稼、一个人生。还好,在秋天,我还来得及,种上希望和明天。

那个秋天,我和父亲很亲近。我学会了使用农具,知道了农时和节气,了解了各种庄稼的脾性,懂得了父亲……多年的时光,在转身间不期而遇,原来我们都不曾走远。我终于明白,最遥远的不是男女之爱,而是父子之意。我和父亲,都郁郁独行在“遥远”的路上。

父亲的鼾声如雷。这是他的家,他睡得无比安宁。或许是离家太久了,床被、夜色和月光都变得生分,我怎么睡也睡不着。外面的露水很重,回到卫生间洗脸,镜子里,满头白露似霜。一瞬间,我看见了父亲。他多年前种在我身体里的光阴,也在时节里春华秋实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我没想到,我要找的“伊人”就是父亲,而他一直都在,在老家的白露里等我。